

曾经的家园

魏芳芳

大片芦苇立在浅水里，一冬的北风没有把它吹倒，还是去年瑟瑟干枯的模样，苇莺不知何处去，芦苇荡一片寂静之声，微风轻漾，枯叶触碰，细碎的簌簌响。芦苇根还没动静，边上的婆婆纳却比任何地方都鲜嫩，开着蓝盈盈的小花，像小婴儿的星眸一样亮闪闪的。

野地右边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汊，像是从前面小河引过来的小水渠，看得见水底肥沃的淤泥。河岸的缓坡上好热闹，一丛丛小塔松般的猪秧秧被寒冬冻得脸蛋发紫，瑟瑟地搓着手；野老鹳草紧贴地面，绛红的叶子像丰润的花瓣，那是冬阳和寒风合力培育的大地之花。肉嘟嘟的泽漆踉踉跄跄地半仰着，紫红的杆还未从寒风中缓上劲，簇拥的新叶已经团团如花，这个俗名猫眼草、别名五朵云的漂亮植物有毒，掐破茎叶流出的白色汁液腐蚀皮肤，尤其是碰到粘膜会充血肿胀剧痛，人唯恐避之而无不及的泽漆却是兔子的美食，正所谓“汝之毒药他人之蜜糖”。

小河汊的斜坡上，是几棵高大的芦竹，枯白结实的主干和稍上的芦花笔直突兀地从一小片芒草中指向晴空，映得那晴空像一块透明的琉璃。这是河岸边常见的植物，叶片阔大，枝节分明，兼有芦和竹的清香，我们老家端午节用它的叶子包粽子，一片芦竹叶可以顶三片芦苇叶。

半坡俯卧着一截粗壮的树干，不知道长了多少年，倒了多少年，它与泥土枯草一色，坚硬的质地和树皮皴裂的纹理像一条钻地龙隆起的脊梁，浓阴华盖，曾经栖息的鸟鸣和叶片搅起的风声，只留在它长长的睡梦中了。迷离惺忪的野豌豆，一丛丛伸出鲜嫩的触须抚摸着它的苍凉，玫红色的串串小花叮铃作响，像萦绕膝下小孙女的歌唱。

突然一蓬鲜绿大喝一声，堵住了我的去路，是两棵阔大的芥菜，肥硕的叶片从地面扑啦啦腾起，被夕阳撒了一层金。伸手去摸，叶片和叶缘上有细小毛刺，像从村口扑过来迎客的小狗舌头，直觉告诉我这里曾经有过人家。

不知是脚步声还是我的影子入了水，一只灰褐色的小水鸟突然跳起，踏着水波急雨般狂奔而去，消失在一棵老柳树下，又有一只黄白色水鸟从河岸哪一棵柳树俯冲，贴着河面一掠而过，撒下一串清脆悦耳的歌唱。

河岸边有条羊肠小路往东，指向远方的水杉林，那边是一条公路。河岸边的树裸露着半边树根，一半水里一半岸上，枝桠蓬勃，像精神抖擞的小伙子。皮色发白光滑的是构树和桑树，皮色青黑的是榆树，都还没有发芽。一个石板搭建的小码头边，杂树丛中

还立着一棵浓绿的冬青。河岸有一些地方塌陷了，而有树的地方还结实地撑着，河岸线弯弯曲曲，像走醉步。

朝阳的一大块地大概就是以前的人家了。干枯的狗尾巴草足有半人高，除了零星的芥菜，我竟然看到了砖缝中胡萝卜的绿叶！大片乌油油的宝盖草围攻着几棵青菜，他们的筒状红花像高扬的胜利之旗，小青菜奋力地挣出几朵小黄花来。

突然脚下没有了衰草的松软，成片绿中带紫的宿根植物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原来是马兰头！马兰头是上海菜地最寻常的蔬菜，香味清冽，和香干一起拌，是道名菜。这些马兰头地下交错的根茎阻止了野生杂草，田埂变得清爽干净。又一条河汊连接了小河，对面水边有两棵向水面倾斜的香樟树，叶片闪着油绿的光，它们裸露的树根紧紧抓住泥土，好像一不留神，最小的那棵树会跌落河中。两岸都有一样大块厚实的石板，平行摆放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是两边桥墩，从前这里有座小桥。

环顾四周，我是站在水乡村庄的小桥头。来往穿梭的小木船，摇橹的男人，白墙黑瓦人家，石板路上的问候和足音，水边淘米洗菜捶打衣裳的女子；榆钱儿，桑葚果，构树果，对联、炮仗、灯笼、月饼，都曾在眼前的这片荒野上绚烂过的啊。我望着人烟散去的荒野，留守的石头和树在沉默，燕子不再回来，唯有大棵的芥菜、被野草欺压的小青菜，缝缝里的胡萝卜缨和依然在开疆扩土的马兰头。

绕到桥边河汊往公路回，临水一丛野辣椒，发几十葶花，金光四溅。半道上遇见河岸开垦的一长溜菜地，地垄像绣花一样细致。对比荒草萋萋的野地，人工的美让我心为之一动。七八垄蚕豆长势很好，有的已开了粉紫的花；一块嫩汪汪的豌豆苗，要是掐尖做汤，已经到最好的收获期；一块银丝芥菜地里挤了棵阔大的白菜，像开了朵水绿的大花。小石板伸向水边，有个老太太弯着腰在打水，那舀子我小时候见过，长长的木柄头上带个水瓢。

她在浇一块看不见绿意的地。地四四方方一小块，松软的像块糕。

我很惊讶地问她，阿姨没看见告示牌吗？

她淡淡地应声，看见了。

那您不是白搭功夫？

一瓢水甩了个漂亮的弧线，哗啦倾进菜地。

种子下了地要浇水，别的不管，也管不了。

她笑，豁了一颗门牙，有点漏风，讲难懂的浦东话。我前天才撒的种，哪晓得今天就看到他们发的通知，只给三天辰光，噤急！

我看着那些开花的蚕豆，心里有些伤感。我说费了好大劲种的，眼见结豆了，要全铲掉，怪可惜的。

老太太倒豁达，人家征过的地，说用就用了嘛。种的时候就不敢指望。拆迁了十年，地荒了十年，不种点东西，心里慌。

她朝我来的桥墩方向挥下手，说老屋头在那里，几百年的老村子，说没就没，辛辛苦苦盖的小楼，也说没就没，国家要用，搬迁也一句话。

似有一丝怅惘的神情，不过转而就散了。你要不要豌豆苗？反正也结不成豌豆了。

她指指葱茏的豌豆地，我婉谢了，七十多岁的老人家，常常从十几里开外的安置小区骑车过来，怎么能要她的菜。

我说能吃的还是赶紧收了回去。

她说：“今天浇水来的，没想到要割菜。给老头子打过电话，他一会儿带铲子来。他反对我跑回来种菜，说骑太远不安全。我也是玩儿，在家闲得骨头疼。高楼住得惬意是惬意，就是没得地种菜。苦煞忒！”

我念着地头竖着的木棍上通知：“此储备用地将于三月一日平整土地，请立即处理掉农作物，否则做无主处理。”

这下都省心了。她笑。

道别后，还听见老太太哗哗浇水的声音，不禁有些哑然失笑。她以这种方式向家园告别，我心中的惋惜也稍稍平复了一些。



比翼 孔祥秋 摄

北边来的阳光

章宪法

南面阳台能看得很远，景色则是相当寻常，大约就是湖心路两边的行道树，以及不同季节里大致相同的绿。更多的风景与阳光，都被小区东面的高楼挡去。

南北向的湖心路分开了曾经的大湖，东边的水面还叫做“大湖”，也有人管它叫“东大湖”。西面是T字形交汇的二环路，路北水少，南面稍多。小区北面的这点水面，湖名叫做“西小湖”，而不是“小西湖”。前方的湖名好一些，叫做“菱湖”，并且还一处公园。

阳台上是看不到菱湖公园的。二环路南是的一大片老旧小区，屋顶一直参差各异，摆放的太阳能或红或白，新新旧旧，因为共同朝向阳光，才刻意显出一种齐整。屋顶上更多的是彩钢瓦，阳光下固定成鲜明的蓝色。

我们这个小区的阳光，主要集中在院子里：休闲椅，花圃台沿，健身器材上也是。富裕出来的阳光，斜挂在八月桂，楼上的老太太时常坐在那。老太太是个安安静静的人，我问她有六十了吧，老太太说七十好几呢。我不是太相信。

早晨的阳光都因东边的高楼戛然而止，风景只能晚上在阳台看看。这时的湖心路，行道树间灌满浅浅的光明。对面的小区，早已没有钢瓦蓝，很多楼是成片的黑色，水墨状的夜色或浓或淡。正前方的宝塔则格外分明，七层宝塔数得出六层轮廓。宝塔本叫“万佛塔”，后来改叫“振风塔”。两个名字都好。

那天在电梯里遇上老太太，她说塔刹修好了，你知道不？我说，知道啊。修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。

老太太说的塔刹，是振风塔的。振风塔建于明隆庆初年，安装塔刹时需要“键人”贵人魂灵。陕西按察司副使於惟一，当时是建塔缙绅中官阶最高的朝廷命官，义不容辞地领受了这一使命。应命之后，塔刹成功安装，於惟一知其大限将至，赶紧回家沐浴更衣，尔后端坐中堂，溘然长逝。

修塔的人应该是认真的，老太太也许只是顺口问问。南面的阳光还是老样子，院子里的也是，只是有一阵子没见到老太太在晒太阳。见到她时，猛然发现她确实有七十朝上了。

老太太拖着一大捆杂物，擦着电梯门硬拽进来，杂物下面是一辆旧婴儿车。后来再遇上，基本上差不多，有时拖的是旧钢筋，有时拖的是包装盒，还有一只瘪了的瓶子，葫芦一般吊在旧婴儿车外。

偶至楼上，老太太家的门大开着，她正低着头打捆废品，发白头顶垂下，露出白，一个人。老太太的家很大，这个单元最大的户型。节俭，闲不住的乡下老太太，我猜是这样。

后来听说，老太太的儿子在外地工作，房子是儿子买的，每月还给几千块生活费。老太太省着花，攒了几万，放在一个老板那“吃利息”。老板不见了，老太太捡废品，要把那几万块挣回来。

老太太下楼，开始从楼梯道步行，一层一层往下走，后面跟着旧婴儿车。有些住户的垃圾，临时放在走道北端的窗户外。老太太走一趟，收走垃圾中管用的。我家走道的窗下空空荡荡，老太太停了一下，失望地下楼，旧婴儿车“空”地一下，又“空”地一下。

有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。旧的报纸，不怎么看的期刊，还有一只坚硬的纸板盒，捡了一通，放到楼道窗前。雪亮的景色打北边而来，西小湖还有这个样子？是的，崭新的阳光漂散湖面，仿佛刚刚撒上去的葱花，满眼都刚出锅的味道。

